

A portrait of Luo Xin, a man with glasses, wearing a white shirt and a patterned tie,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. The background is dark.

骆课

骆新 著

不断地尝试用各种方式探讨人性

接近人心，追求人道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如何表现自己

我只是想尽力离真实近一点，再近一点……

LOOK



LOOK

骆课

骆新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LOOK 骆课 / 骆新著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16. 8

ISBN 978-7-5326-4725-5

I. ①L… II. ①骆… III. ①社会科学-文集
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73619 号

LOOK 骆课

骆新 著

责任编辑/刘小明 辛琪 封面设计/杨钟玮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辞书出版社出版

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1.125 字数 229 000

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725-5/I·322

定价: 45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2-52219025

自序

人，随着年龄增大，看问题就容易趋向于悲观。

就像“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”，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”，这类语言的使用越是频繁，越说明说话者内心深处的危机感，已到了无处排遣的地步。

2012年的“上海书展”前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《骆意不绝》。那时，我还在主持东方卫视的《百里挑一》和《东方直播室》这两个重要栏目。既然在书名中自称“不绝”，无论出版机构还是我，总还是希望这个“意”可以接续下去。

但是，人生就是充满戏剧性——才短短几年，随着互联网内容产业的崛起，传统的电视领域，就以“一发不可收拾”的状态全线溃退，除了电视剧和真人秀节目，似乎还能继续保持着“现象级”的市场热度之外，很多新闻、综艺、专题或其他服务类节目……都显得“溃不成军”。连我这个已经习惯忙碌了近二十年的电视主持人，也在2016年开始体会“半赋闲”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滋味。

好在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。在骨子里，我一直和周遭的人群，保持某种疏离感，毕竟我的记者职业，令我对人性持

有相当程度的怀疑；另一个方面，我也努力让自己摆脱各种虚幻的名誉、头衔，毕竟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”！

我的座右铭，一贯是八个字——“找到自己，学会告别”，其实，我也是在不断地提醒自己：任何事物，都会有它的巅峰和低谷，那么，就讓它在最好的时候结束吧！

实际上，我绝不是一个极度的悲观主义者或者乐观主义者，无论情绪还是行为，我认为“适度”即可。这就像是儒家所说的“中庸”：“允执厥中”；佛家所说“中道”：凡事不对立。

唯有以这样的思维方式，来看待并处理问题，讨论问题，你才会努力追求克制、理性，才不至于因为一己之私，对他人，包括对自己造成伤害。

这也是《Look 骆课》一书选收这几年文字和演讲的标准。与其说，这些是我在给读者上课，倒不如说，这是在大环境的逼迫下，我对自身进行修炼的“功课”！毕竟，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”！

在人类历史上，能真正令我钦佩的英雄人物，绝大多数，并不是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的得意之士，而恰恰是明知败局已定，但依然内心安定，抱定“匹夫不可夺志”的理念，能把人生功课做到扎实的文天祥、史可法等。

这个市场机会众多、社会转型剧烈、人的内心动荡不安的大时代，也最考验人性的程度！实际上，面对巨大的行业危机乃至人性危机，在悲观中依然能够流露出的乐观，就是“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”。

目录

1 / 自序

1 / 我心疼那个童年的我

14 / “在震怒与不悦之间”

23 / 《黄河大合唱》不应该被删去的第一章

29 / “反腐”不能成为反腐机构的专利

32 / 工作是一项最棒的游戏

37 / 假如我在现场

41 / 宽容是一门艺术

45 / 创新，或许就是“犯规”

49 / “不敢为天下先”

53 / 崔永元未必对，教育局也不见得冤

57 / 我是谁？

60 / 得意忘形

63 / 别把“文化自信”搞成了“权力自信”

66 / 迟到

- 71 / 理性与选择——公开信息对医患关系的改善
- 76 / 改善交通，请先从“公交专用道”入手
- 80 / 能把事情讲清楚就很不容易了
- 89 / 配合
- 98 / 上海应该长成什么样？——上海“城镇化”过程中的文化保护和传承
- 102 / “设计”不能当“艺术”玩儿
- 117 / 说人话
- 122 / 我如何看待“最美新娘”事件
- 126 / 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
- 131 / 世博会与城市公民精神
- 144 / 2014年元旦答《新京报》问
- 147 / 强化舆论监督 打造诚实高效政府 建设公民社会——2010年在十一届上海市政协三次会议上的大会发言
- 151 / 文明：就是把一场他乡认作故乡的过程
- 155 / 应该办一场“地下世博会”
- 160 / 又见黄西
- 163 / 袁厉害的悲剧
- 166 / 权力者如何在舆论场中找准定位——2009年在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
- 173 / 质疑，毋庸“道歉”

- 176 / 对“作业施暴”应予反思
- 179 / 我们如何误读了孔子？——传统家庭教育理念的当代解读
- 231 / 你会选择谁的活法？——莎士比亚与汤显祖
- 262 / 你的热情还能坚持多久？
- 274 / 合作，还是对抗？——关于城市的记忆与未来
- 292 / “后冠军时代”
- 296 / 立法也需“黄灯区”
- 302 / 白日做梦又何妨？
- 308 / 讲故事的人——现场聆听莫言发表获奖感言的感言
- 311 / 历史的细节——一个媒体人眼中的“淞沪抗战”

我心疼那个童年的我

1925年，艾伯特王子——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二儿子，被父王要求在伦敦温布利的大英帝国展览会上致闭幕词。场内外静静等待着艾伯特的初次亮相。可是，广播里只听得他的结巴声“……我……有事宣布……”，“……我承诺……”二十秒吐不出一个词。

影片《国王的演讲》中，演员科林·费斯表现出了艾伯特那深深的沮丧、挫败、紧张和屈辱感……

“是这样的。”骆新同意那种感受，他曾深刻体会。即使在他已做主持人的现在，谈话中有时也会有一些结巴。

结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最初为什么会这样？骆新愿意回头看看，过去的自己。

朋友的朋友

骆新是上一期《读照片》主人公陈辰的朋友。

■ 陈辰看骆新：

骆新是一个有抱负、有一些理想的人，一个文艺男中

年。我觉得他是有一些真诚和理想没有放下的人，所以会活得不轻松，但是比较真实。

■ 骆新看陈辰的评价：

我觉得她说的是对的。我和陈辰接触差不多十年了，刚接触她的时候我是一个节目的导演，她是我的主持人。那时她对我的一些想法提出疑问：你为什么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是那样？但是十年过去了，她越来越能够理解我。

留影是一件痛苦的事

骆新的照片很少。

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期的照片，只有寥寥几张，其他只是由旁人拍的一些工作照。他不喜欢拍照。

这是一个自童年而来的习惯。“我从小就拍得少，因为没有人给你拍。”上小学之前，骆新不得不离开父母在杭州祖父母身边生活，老人没有照相机。回到北京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后不久，父亲就得病了，是癌症。所以骆新小时候的记忆，就是熬中药，扒蜈蚣皮，制作蝉蜕，晒各种各样的昆虫，这是他人所提供的治病偏方。“那时谁还顾得上拍照片啊。照相往往是在人比较愉快的时候，愿意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，谁愿意在临死的时候说，你给我拍张照片，没人愿意干这事。在你家庭出现巨大变动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愿意拍照片。留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不管什么

情况下留影，我都觉得很难笑得出来，后来我就拒绝拍照片。这个习惯到今天为止一直都保留着。”

骆新和父亲的合影很少，这就像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角色一直缺失着一样。父亲临死前全家拍过一张合影，但后来找不到了，照片中父亲的脸瘦削、变形，骆新估计是母亲看着难受，给烧掉了。“有时候看到这些留影，我自己觉得不舒服，它们会提醒你那些痛苦的回忆。”

星期日周刊记者（以下简称“星期日”）：整理老照片的过程，也是整理过往经历的过程，在此期间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

骆新：我自己总结过人生，前十年基本是颠沛流离。我一岁不到，父母就被发配到山西屯留的干校，接受劳动改造。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必须被送到杭州爷爷奶奶家，直到上小学的时候才回北京。可回到父母身边才一年，父亲就生病了。

我13岁时父亲去世，在男性的层面上我得到的关照和教育少了很多，是母亲拉扯着我和弟弟长大，所以我知道人间的冷暖艰辛。但在面对很多人生难题的时候，我必须得承认，我缺少一些男人应该有的胆量，有时我会往回缩。

星期日：所以在整个成长经历中父亲在你的生活当中起的作用，是很少的。

骆新：对，13岁的时候恰恰是人格成长中最需要父亲的时候。我性格当中有一些女性的敏感，这跟我后来考戏剧学院也有一定的关系。我缺乏一些男性的粗线条，这是直到我结了婚生了孩子，经过社会的艰苦磨炼，才给磨炼出来的。

星期日：父亲早逝对你的影响是什么？

骆新：我知道什么叫贫困。跟同龄的孩子相比，我的家庭状况是最糟糕的，也几乎不穿新衣服，我母亲当时在机关里工资比较低，我父亲的比较高，他死了之后马上就家道中落，和鲁迅所说的特别像。

星期日：这个前后比较是非常明显的。

骆新：非常明显。还有一点明显的就是，我从小为什么对很多情感比较敏感，因为我那时发现寡妇门前真是是非多。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母亲年纪不大，40岁不到，所以会有一些男人上门来骚扰，那时我才十二三岁，没有能力去反抗。

星期日：但是你内心很愤怒？

骆新：我的内心非常气愤，我有时候会自个儿在一个小屋里拿把木头刀，说谁要再来捣乱我就拿刀去砍他。这种不平之气从小就特别明显。

星期日：这些不平之气都在心里？

骆新：都在心里，没有人诉说。

星期日：母亲会跟你表达她的委屈吗？

骆新：不太会，经过“文革”的人都比较坚强，他们都不太说，好多事就自个儿一个人忍了。我母亲偶尔会跟我说起，但是大部分时候，为了让我们兄弟俩好好去上学，不太愿意跟我提这些事。

星期日：你在家里是老大，父亲去世了，你是否要承担很多家庭责任？

骆新：当然了，为了挣点钱我很早就出去打工了。那时我想挣点钱贴补家用，可不知道干什么。邻居中有一个姓赵的师傅，在我们院门口修自行车，手艺很好，他对我说：“寒暑假没事的话你来跟我学修自行车。”我听他的话，假期里都抽时间去。我家住在北京二环一个拐角的地方，那边总有坏的自行车，我在那里看着，心想这修车生意还真好。可是真干起来就不行了，经常被客户臭骂一通。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有人喊：“老赵你找了个什么人，这个是你徒弟啊？”“滚蛋，叫你师父来！”我老是被他们轰来轰去的，觉得脸都红了，其实我想跟他们说我不是修自行车的，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呢，可我不好意思说。

星期日：这些感受是很细腻的。

骆新：是的，受到了社会上各种白眼和嘲讽。我修得不好，稍微慢一点，补胎的时候要把外胎弄下来，手上没劲是不行的，我当时确实是没劲，那人就特别生气，在那儿骂。我心里可难受了，我想我怎么那么笨。之后我回到家里就开始练铁砂掌，希望手劲能大一点。还真别说，修

自行车使得我手的力量比一般人都要大。补了一段时间，也挣了点钱，我发现赵师傅并不是让我帮他去挣钱，他是想用这种方式给我家钱，到今天我都特别感谢他。

星期日：自尊心是很强的，如果直接给你钱，这种感觉是很不好的。

骆新：那肯定是，我们当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方式。后来家里条件到我高中时稍微改善了一点，因为母亲再婚。

星期日：家里有一个男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，他能承担父亲的角色吗？

骆新：我不太愿意跟继父去要钱，我还是愿意自己去挣点钱。我觉得和他有点生疏。继父是北京旗人的后代，所以生活习惯上和我們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我认为跟他隔着一层。我对人群的疏离感是我从家庭内部就开始的。

星期日：那少年时期在家庭里面，是不是觉得很孤独？

骆新：很孤独。我到今天都还存活在孤独中。

小时候我是结巴

骆新现在是一名主持人，但是结巴这一件事，曾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深深地困扰着他。

出生的时候，他脐带绕颈，难产，这让他内心紧张、

焦虑。童年时，南北两地居住，让他一直是一名外来者。

现在 40 多岁的骆新回看那个小小的自己，很心疼他。

星期日：你说小时候有一段时期离开父母，来到爷爷奶奶家，那时你有分离焦虑吗？

骆新：有，你突然发现父母不在身边了，只有爷爷奶奶在身边，这是很不习惯的。但是我祖父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，他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，为我提供了很多教育理念。他让我很小就开始读《论语》，他本人以前是一名画家，对中国的古典书画有不少了解，我因此也受了熏陶。

星期日：在祖父母家生活的时候会想父母吗？

骆新：会想，但是我能够很长时间地忍受孤独和思念，这么多年来我已经不太会哭了。我会心里很难受，但是我不太会当着别人的面表现出来。大概是小时候老被人欺负的缘故，我学会了忍。在杭州上小学就我是一个是北京人，说一口京腔。我听不懂别人的话，别人就嘲笑我。在北京的时候，父亲在机关大院被打倒以后，周围都是熟人，一下子人就臭了，你父亲是“反革命”，所有人都欺负你，“反革命”的狗崽子肯定会被揍。所以我从小就是处于被欺负的状态，我小时候为什么结巴，就是因为内心自卑而且老受打击。

星期日：那时看到了很多人性的恶。

骆新：人性太恶了。我小时候被周围小朋友打，后来

也导致我有一些习惯，你打我，我也打你。我报复心很重，脾气也很刚烈，前段时间初中同学聚会，他们回忆起我来，说我在球场上特别不要命，我是靠身体的冲撞去获得成功的。这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，我知道躲无可躲、藏无可藏时，必须要去面对这个事，没办法了。

星期日：那些难受委屈的感受非常细腻，但是你又掩藏这些，是这样吗？

骆新：对，我的壳特别坚硬，但是我内心极其敏感和脆弱。

星期日：自己长时间地忍受孤独，不说出来，也不表现出来吗？

骆新：不说出来，我很少说。

星期日：那你怎么排遣这种孤独呢？

骆新：我自己会在书籍当中去做一点排遣，我发现自古以来所有文人都是孤独的。我喜欢苏东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苏东坡很多诗句都能让我感觉到那种孤独。祖父曾经是画国画的，他引导我看很多唐诗宋词，我喜欢苏东坡的词是因为我觉得他虽然困顿，但是又很豁达。

星期日：在杭州你是一个外来者，到北京依然如此？

骆新：到北京后也是一个外来者，我是在杭州上到小学二年级才回北京的。转校突然进入，大伙对我有点陌生，说你怎么跟我们有点不一样，我们说的东西你怎么不感兴趣，我也努力地想尽各种方式，想去融入他们当中，

但是我发现我确实很难融入。

星期日：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口吃的？

骆新：很早，就是我们家被抄家以后，我受了很大的打击。我出生的时候脐带绕颈，差点死了，小时候出生因为难产，脐带绕颈、窒息，会有一种内心的紧张跟焦虑。敏感、脆弱、有窒息感，担心被抛弃，担心被这个社会的爱所遗忘，希望被别人用更多的爱去呵护。

星期日：所以说你小时候出生的经历，内心紧张焦虑，和结巴有关系？

骆新：有。语言上的不顺，一方面跟小时候这种心理有关系，第二肯定也跟两地来回地奔跑有关系，这个奔波会导致语言功能突然间丧失，到了杭州你跟不上，到北京你又跟不上了，越来越加剧。

星期日：那时，结巴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焦虑。

骆新：我觉得那是一个太大的障碍，也是我后来考中央戏剧学院戏曲文学系的原因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专业不用说话，写东西就可以了。我的结巴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，可能做了电视以后会稍微好一些，不过它不太容易一下就改变过来，都是慢慢来的。人到40岁以后，内心有一点平静了，你对自卑的那种敏感度会降低很多，你才会忘记了自己是个结巴。有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也会有点。

星期日：从小时候到20多岁的时候，对自卑的敏感